



下课铃响起,学生们一窝蜂离开教室,教室变得空荡荡。



小学生在教室里翻花绳。

“近期,“中小學生連上廁所的時間都快沒了”“消失的課間十分鐘”等話題頻上熱搜,引發社會廣泛關注。

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的《未成年學校保護規定》(教育部令第五十號)明確,不得對學生在課間及其他非教學時間的正当交流、遊戲、出教室活動等言行自由設置不必要的約束。

對孩子們來說,他們的“課間十分鐘”是怎樣度過的?他們有什麼樣的期待?“靜悄悄”的背后,學校又有哪些顧慮?家長有什麼訴求?怎樣把“十分鐘”的支配自由還給孩子?

記者走訪了台州多所中小學,了解相關情況。

台傳媒記者童言 符薇薇文/攝



學生經常自備道具,跳皮筋是孩子們課間熱衷的遊戲。

“課間十分鐘”,咋成了問題?



學生們在走廊遊戲打鬧。



陀螺是學生們課間流行的遊戲之一。



小學生向同學們展示自己的新沙包。



課間的籃球場。

下載望潮客戶端
更多精彩等你來

“課間十分鐘”怎麼度過?

在溫嶺一所小學,每當下課鈴聲響起,全校6個年級的學生們魚貫而出。拍皮球、做健身操、跳繩、老鷹捉小雞……豐富的活動拼湊出了小學生果果眼中的“課間十分鐘”。

“我會和同學一起踢毽子、扔沙包、玩老鷹捉小雞,現在的課間活動比低年級時要好多了。”上四年級的果果說。

在果果教室後門的拐角處,學校設置了今年引進的“AI運動吧”——五人一組站在指定位置比賽跳繩。記者看到,這裡很熱鬧。

“一次只能5個人玩,下課時間就十分鐘,同學們經常要擠來擠去。”果果希望,學校能再多設置一些遊戲項目。

小諾是椒江某小學的一年級新生。“課間十分鐘”是她的“交友舞臺”,“剛開學時,我們班同學都很害羞,下課了都還坐在位置上,所以老師就讓我們都出去玩遊戲,漸漸的大家就熟了”。

為了把“課間十分鐘”的快樂值拉滿,小諾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張計劃表:“第一個課間,在教室裡和同學一起画画;第二個課間,和‘小姐妹’去操場上散步;下午還要和她們跳繩、拍皮球……”滿滿的安排讓小諾“累並快樂著”。

誰奪走了“課間十分鐘”?

歡笑語的課間,是學校亮麗的風景,也是家長們心頭的牽掛。

在小宇媽媽的記憶裡,“課間十分鐘”應當是“叽叽喳喳”“吵吵鬧鬧”,有時一個課間還能玩好幾個遊戲。

“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,因為拖堂、提前準備等原因,‘十分鐘’压根不夠’變成了‘不夠十分鐘’。”對此,她非常無奈,“除了大課間和出去打水、上廁所,我家的娃老是在教室,這樣怎麼放鬆身心?”

學校並不是沒有做過改變。小宇媽媽表示,學校以前也曾督促過老師不拖堂,剛開始可能有點成效,但現狀如此,的確無奈。

“看看教室外面的景色,讓眼睛和腦子都休息一下。”小宇媽媽期待,學校能把“課間十分鐘”還給孩子,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,學校適當配置一些運動器械,讓孩子們可以走一走、動一動。

同校學生凡凡的父親深有同感。“女兒回家經常跟我抱怨在學校一直坐著,都沒時間上廁所,去廁所久了,老師還會讓同學幫忙去喊一下。”凡凡爸爸有些心疼,有時一位老師要連著上兩節課,中間可能還要拖5分鐘……

心癢心癢,對於“靜悄悄的課間十分鐘”凡凡爸爸有點“矛盾”:既想讓孩子走出教室享受“快樂課間”,又擔心孩子在玩鬧過程中出現磕碰,

“踢足球去,走嗎?”一下課,三門某小學五年級學生浩浩就和“小兄弟”們衝向操場。

“下課就十分鐘,不抓紧點,根本玩不了。”浩浩說。

得益於今年新建的教學樓,這裡的小學生在課間去書吧看書,玩玩跳房子……冬日暖阳下的校園裡,“課間十分鐘”變得更加豐富。

上個月,學校農業種植園的橘子成熟。“當時我們課間就跑去摘橘子,又有趣又好吃!”回憶起橘子的香甜,浩浩咽了口水。

“課間10分鐘,拖堂3分鐘,提前上課2分鐘,上廁所不跑都來不及。”“有時一天的主課下來,我基本坐在位子上沒動過。”回到家,椒江某小學六年級學生小宇忍不住向父母“大吐苦水”。

在小宇教室的後方,堆放著象棋、拼圖等一些益智玩具,是之前班級響應學校豐富“課間十分鐘”購置的。“我們很少玩,老師希望我們把重心放在學習上,也不要到教室或走廊里蹦蹦跳跳。”小宇表示。

同校的二年級學生夢夢所在班級也存在類似情況。“可能是出於安全的考慮,老師讓我們下課不要喧嘩打鬧、隨意跑跳,上廁所也不要太久。”夢夢說,她的校園很大,課間的十分鐘也來不及去操場。



學生在課間走出教室。

甚至受傷。

家長們的擔心並非多餘。小諾媽媽告訴記者,小諾曾在課間不小心被球砸到了頭,“雖然沒有受傷,但我們難免會緊張,大家都希望學校能給孩子們一個安全、快樂的‘課間十分鐘’”。

工作忙、事情多……許多家長無法時刻照顧到孩子。伊伊的媽媽,就是個“大忙人”。她說:“活潑熱鬧的‘課間十分鐘’固然是好的,可畢竟孩子才上二年級,為了守護學生安全,學校該盡量規避有風險的課間活動”。

“而且現在大環境都很‘卷’,為了學習成績,大家都在拼命向前跑。”伊伊媽媽透露,“如果是課程上的需要,老師並不是故意占用、拖堂而導致‘課間十分鐘’減少,我們家長也是支持的。”

安全問題難以消弭

當“消失的課間十分鐘”的話題第一次出現在黃茹的視野裡,她下意識地“對入座”:我不是那個壓榨了學生課間十分鐘的“無賴”老師嗎?

黃茹是台州市區某小學的班主任。前段時間,她所帶的班級發生了多起“事故”——兩名孩子上課鈴聲響起時急著衝回教室,不小心撞在了一起;一名學生在課間遊戲時輸了,一氣之下拍了同學一巴掌……

儘管孩子們的“傷情”不重,但黃茹的擔憂和後怕卻止不住:“安全問題是我對‘課間十分鐘’最大的顧慮。”當又一起“受傷事件”發生,黃茹終於忍不住宣布了一項重大決定:“未來三天,除了上廁所和喝水,全班同學在下課的十分鐘不許離開教室。”

不過,這項決定只執行了一天半就作廢了。“第二天課間偷偷溜到窗邊觀察他們,一個個驚心吧唧的,趴在課桌上呆呆地看著窗外。”黃茹不忍心,還是決定還孩子們自由。“大部分孩子都是非常期待‘課間十分鐘’的,之所以決定暫時剝奪他們的課間自由,是希望通過這種小懲罰讓他們意識到課間不能玩得過火。”

張路所在小學,“課間十分鐘”的支配權還在學生手中。一到下課時間,

究竟會失去什麼?

在採訪中,大部分老師都認為不該把孩子“圈養”在教室裡,但安全問題難以消弭,學校管理者如何看待和安排“課間十分鐘”就至關重要了。

台州市區某小學校長王爽談了自己的看法,“‘課間十分鐘’是教育系統的重要環節,要讓孩子們利用好。”他所在的學校,沒有特殊原因是不允許老師拖堂的,“課間十分鐘”裡,學生們可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。



學生在學校農業種植園裡摘橘子。圖為受訪者提供

“當然,老師們的壓力我們都看在眼裡,我們加強了校園的‘天眼’系統力量,一旦出現糾紛可以調取監控,厘清責任,最大程度減輕老師的顧慮和壓力。”王爽表示,學校還會定期排查校園內的安全隱患,發動值周老師在課間巡邏,也會通過班隊課開展安全課間教育。

儘管校方已經努力做到“面面俱

走廊上、操場上都熱鬧起來。“只要能安全,我們老師是非常支持的,就怕孩子們在追逐打鬧,出點事情。”

老師們三令五申,但學生們似乎總有無限的活力需要通過“課間十分鐘”來釋放。“孩子天生好動,在我們這代人看來,磕磕碰碰是難免的,但在現在部分家長眼裡就連擦破皮都是大事。”張路說。

為了讓學生不在課間過度“放飛”,即使下課後,當堂的老師也不會立即離開,會有意識地在教室周圍多轉轉,作為班主任的張路也三不五時轉到教室周圍,觀察學生的課間行為是否得當。

前段時間,領導讓他們體育組琢磨一下,怎麼引導學生在“課間十分鐘”玩得有趣且安全。“體育老師昶說,越來越多的學校開始專注起“課間十分鐘”。此前,他所在的學校偶爾有因老師拖堂縮減學生課間休息時間的情況。

“自從這個話題上了熱搜,引發社會關注,學校和老師們的壓力大了不少。”昶說,接下來學校打算在校園安全的位子上跳學校的格子,再安排一些丟沙包、丟手絹之類的遊戲道具,引導孩子們在安全的位置玩安全的遊戲。

到”,也依舊不能百分百確保學生在校園裡“零事故”。在可能發生的“事故”和孩子的健康成長之間,該怎麼選?

“在‘課間十分鐘’的討論裡,部分家長的觀念需要轉變。”浙江大學教育學博士、台州學院教師教育學院黨委委員、教師課程教學部副主任葛福強也在關注“課間十分鐘”的話題。

葛福強認為,學校不是溫室,而是孩子們邁入社會的第一步。如果家長過度關注孩子在校園的一舉一動,對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。“如果僅僅從安全角度出發,以‘愛的名義’將孩子關在教室裡,那我們將難以想象,在如此手段管控下,孩子的成长會是什麼樣?失去了‘課間十分鐘’的孩子,究竟會失去什麼?”

“未成年注意力集中的時間短,在40分鐘的課程後通過10分鐘的課間休息,能保證下一個40分鐘的注意力集中。另外,孩子們多多走出教室,對於心理健康也大有益處。”葛福強認為,無論是從生理還是心理層面,“課間十分鐘”都不能缺失。這十分鐘是孩子的社交啟蒙時間,是他們交流感情和培育社交能力的好時機。

“孩子與同齡人的交流、遊戲,甚至是吵架、衝突,都是他們與他人產生連結,學著處理自己的情緒,學著慢慢了解世界的過程,家長和老師要給孩子充分的自由和恰到好處的引導。”葛福強呼籲,家長要相信學校和老師,為了讓“課間十分鐘”發揮作用,學校已經做了許多積極的嘗試,家長也不妨放開那緊緊拉住孩子的手。

(應受訪者要求,文中除葛福強外均為化名)